

王臨川全集

^ 16  
891  
8



門 八 16  
號 891  
卷 8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  
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陞縞素九重圍天上  
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日  
移巾幘饗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  
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軻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沈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  
傳歸啟虞美想見堯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羽衛  
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

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啟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  
蛟龍蟄金寒雁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睢求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  
才難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帷辰正攀號

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  
遷館御祖載出宮敢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正肅吳公挽辭三首

公嘗舉賢良終河南守葬  
鄭子舉進士時公知舉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縉紳  
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蠹  
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謀讓  
裨謀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紆丞相紱戎  
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第

祇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賈傅佳  
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  
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佩紫陽宮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傳呼  
猶在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二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  
辭多秘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三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宿惠  
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髣髴寄丹青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眾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  
扶日轂上一作繼天衢鋤耨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  
爽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龜趺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怕山  
頽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  
少年多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正憲吳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川氣榮  
附中天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金穰傷心  
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爲蒼生起終隨逝水流淒涼  
歸部曲零落掩山上許國言猶在姦諛可使羞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慶厯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薰歇  
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二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五  
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惠寄  
與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攜手處清淚邈山河

陳動之秘丞挽辭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有風  
吹畫翣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如何去不歸琴樽  
已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略北  
來光祿擅詩名密章贈襚連三組畫翣喪車載一旌陰德

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它日白衣霄漢志暮  
年朱紱水雲身虛容劔几今長夜小隱山林祇舊春豈惜  
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馬玘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暮年悲江月  
明丹旒湖風冷總帷音容雖可想材力竟何施

宋中道挽辭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堂空作賦金匱不讎書勝事  
悲疇昔清談想緒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蒿里竟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葛興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猶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二首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鉤工壯麗，金薤富清妍。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踠壯時。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車書昔漫知。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掛暮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名，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里，謾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歸處仙龕終不遠，新墳東見海山青。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書能敘事子  
雲於世不徼名丘墳慘淡箕山綠門巷蕭條潁水清握手  
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君挽辭

名適

喪車上新壟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無見  
漫黃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

處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特擅山川秀相承黻冕華猗君  
有清尚於世不雍夸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

鄧忠臣母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瑩金葩冷鈿軸粉字暗銘旌薤久  
露難濕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二

子引金閨籍身開石窳封靈輶悲吉路象服儼虛容楚挽  
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劔自喜相逢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

謝眺城中守梁鴻墓下歸素車馳吉路丹旒卷寒輝撫几  
虛容在瞻圖實貌非無因置一酌空此嘆長違

二

杯酒邗溝上紛紛已十年音容常想見風跡每流傳老去  
元卿位新開太守阡慶門當更大子弟固多賢



葛郎中挽辭二首

卷卷總帷輕空堂晝哭聲衣冠遺故日杯案若平生白馬  
有悲送赤車非古行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蠻荆長往地湖海獨歸時旅櫬蛟龍護銘旌雁鶩隨此生  
要有盡何物告無期一片幽堂石公知我不欺

悼王致處士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分遺秉弱  
子松間拾墮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餽粥永今朝窮魂  
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蘇才翁挽辭二首

空餘一丹旄無復兩朱轡寂寞蒜山渡陂陀京口原音容  
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尙有故人淚滄江相與翻

二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節  
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畫空留一分香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六

集句 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  
 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  
 張千峰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  
 結樓臺動影裏宛冲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  
 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  
 今樂

二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

際張帷列樽俎公今此去何時歸我今停杯一問之春風  
兩岸水楊柳昔日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  
株能白紅落拓舊遊應記得插花走馬月明中荏苒荏苒  
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  
自老少壯幾時奈老何與君把箸擊盤歌歌罷仰天歎六  
龍忽蹉跎眼中了了見鄉國自是不歸歸便得欲往城南  
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三

臨川樓上柅園中羅幃繡幕圍香風觥船一棹百分空看  
朱成碧顏始紅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舊事  
無人可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

四

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真可惜臨江把臂難再得江  
水江花豈終極

五

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  
賦淵明歸去來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變軒昂  
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二十八宿羅心曾何不上  
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  
無人住宅中青桑葉宛宛澗水流過田中路遙知楊柳是

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  
去紅亭驛路掛城頭惜君祇欲苦死留天際張帷列罽俎  
君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顏勸  
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船頭朝轉暮千里眼  
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聯絲皆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萬里  
衡陽雁尋常到此迴行逢二三月好與雁同來雁來人不  
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處謫官罽俎定常開

贈寶覺

并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

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  
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興趨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  
若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劇含梗今朝忽相  
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  
色有諸嶺白首對汀洲猶思理煙艇

金山寺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裏相拄大江  
當我前颭灩翠綃舞通流與厨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鼉  
鼉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突兀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  
迢隔雲雨天多賸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舶夾

雙鶻顛沉在須臾我自檝迎汝始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  
憶昨狼狽初只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僂人事  
隨轉燭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楹盤萬礎高閣切星  
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  
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吐誰言張處士雄筆映  
千古

化城閣

曾宮憑風回兩岸聞鐘聲百里見秋毫一作鑿翠開戶牖構雲有

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奔眾山遙相迎

一作茫茫與天平大江蟠嵌根旋流一作自成浪卻略羅翠屏秀

色各異狀楞伽海中山迴一作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

龍盡回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渺難望擁掩難恕宥一作登

憂意欲鏟疊嶂登臨獨無語一望一怙悵一本無忽憶少

年時孤嶼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明妃曲

我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穹廬  
爲室旃爲牆胡塵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明明漢  
月空相識死生難有卻回身不忍回看舊寫真玉顏不是  
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爲漢宮妃暮作胡地妾一作

懷元度四首

秋水纔深四五尺扁舟斗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攜手正

是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初醖醕不見秘書心若失百  
年多病獨登臺

三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淚橫臆長  
安不見使人愁

四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懷抱孤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  
石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招元度

早知皆身一作是自拘囚年少因何一作何有旅愁自是不歸  
歸便得陸乘肩輿一作籃輦水乘舟

示黃吉甫

三山半落青天外勢比淩歛宋武臺塵世難逢開口笑生  
前相遇且銜杯

送張明甫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  
花依舊笑春風

贈張軒民贊善

潮打空城寂寞迴百年多病獨登臺誰人得似張公子有  
底忙時不肯來

望之將行

江涵秋景雁初飛沙尾長檣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長送釣船歸

招葉致遠

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葉一作藥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獨行

朱顏日夜一作漸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江口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

差煙樹五湖東

戲贈湛源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為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與北山道人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梅花

白玉堂前一樹梅為誰零落為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卽事五首

漸老逢春能幾回蓬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  
向花前把一杯

二

一樹籠鬆玉刻成遊蜂多思正經營攀枝弄雪時回顧還  
繞櫻桃樹下行

三

幽棲地僻經過少鐘梵聲中掩竹門唯有多情枝上雪暗  
香浮動月黃昏

四

遮莫鄰雞下五更願爲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少顛  
倒青苔落絳英

五

春光冉冉歸何處細雨斜風作夜寒猶有數葩紅好處老  
年花似霧中看

春風

春風吹園雜花開青天露坐始此迴一杯一杯復一杯笑  
言溢口何歡哈古人白骨生青苔我獨不飲何爲哉何時  
出得禁酒國壘麴便築糟丘臺

春雪

春雪墮如筵渾家醉不知泥留虎鬪跡愁殺路傍兒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落近疑是故人來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依然  
舊童子要子竹西去歸時始覺遠草蔓已多露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漠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  
換星移幾度秋至竟江山誰是主卻因歌舞破除休我來  
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三首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雁不勝悲牀牀屋漏無乾處獨  
立蒼茫自詠詩

二

簷雨亂淋幔風悲蘭杜秋相看更促膝人老自多愁

三

片雲頭上黑淅淅野風秋室婦歎鳴鶴分爲兩地愁

示蔡天啟三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銛鋒瑩鷓鴣價重百碑礫脫身  
事幽討禪龕只晏如劃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二

蔡子勇成癖劔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穎銳物不隔開口  
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偪仄何偪仄未見有一獲蕭條兩翅  
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學堂上燕絢練新羽翮

三

身著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尙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  
是君王未備知

烝然來思 并序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葦麋饋我我飲餞之宿西水  
滸故作是詩  
念我獨兮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兩穀  
伊脯酌言醺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  
率西水滸有客宿宿于時語語山有喬松江有渚式遄其  
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唱子和女

示楊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遲遲有苑者柳在水之湄有鳴倉庚豈曰  
不時求其友聲頡之頡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六日詹詹  
方何爲期期逝不至我心西悲跂予望之其室則邇一者  
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愛而不見云何吁矣

示道光及安大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筍及蒲旣生  
旣育拚飛維鳥集於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  
在彼空谷旣往旣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巘或降於阿瞻望  
弗及傷如之何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爲老人調兩家挾詐自相欺四  
海傷真誰復誚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

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離昇州作

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倉頡

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乎多言祇誤後生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六終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七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  
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媿簫史空房  
寂寞施繡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  
旄雲旂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遙翻瀚海波一門  
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修兮行路難水頭宿兮草頭坐  
在野只教心力破更備彫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  
迴拋鞚抱鞍橋往往驚墮馬蹏下

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厨絡繹送八珍明妃初嫁與胡時一  
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  
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  
強保天性

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眼明勸  
我酤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聲能斷腸如今

正南看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  
鴻勸胡酒

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  
時還見雁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邊南雁盡兩處  
音塵從此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七

明明漢月空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  
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倚紅顏能騎射千言  
萬語無人會漫倚文章真末策

八



三  
悲兮生別離悲在君家留兩兒

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思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谷裏腸  
斷非關隴頭水時呼母兮嗚失聲依然離別難爲情灑血  
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又盡紛紛黎庶逐黃巾心  
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有百家存爭持  
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得知魏  
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  
我歎懼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  
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天地半欲白閨  
中祇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欲問  
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一方憔悴  
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裏與驂騮安得送我置汝傍  
胡塵暗天道路長隨令再往之計墮眇茫胡笳本出自胡

中此曲哀怨何時終第一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輦隨君侍君側六宮粉黛無  
顏色楚歌四面起形勢反蒼黃夜聞馬嘶曉無迹蛾眉蕭  
颯如秋霜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眼  
盡堪悲獨在陰崖結茅屋美人為黃土草木皆含愁紅房  
紫苔處處有聽曲低昂如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今人犁  
田昔人墓虞兮虞兮奈若何不見玉顏空死處

甘露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日是  
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可並萬里晴天何處來真  
是屑瓊瑰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  
稀唯有故人知

桂枝香 歌曲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  
簇歸帆去棹殘陽來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  
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  
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予度  
石橋 稍稍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

聲

漁家傲二首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滄亭新水漫騎  
款段穿雲入鳥尋遊伴 卻拂僧牀寒素幔千巖萬壑春  
風暖播弄松聲悲急筦吹夢斷西看牕日猶嫌短

二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窻窈窕塵  
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欲眠似聽朝  
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卻邯鄲道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 閨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

冶 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

自在無妨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浪陶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  
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祇在笑談中  
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繞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兒沉淪祇



爲從來認識神 作麼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  
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卽法身

二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  
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  
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訴衷情五首

和俞秀老鶴詞

常時黃色見眉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  
丹 憐水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宛似商  
山

二

練巾藜杖白雲間有興卽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轂也曾  
丹 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周召窮似丘軻祇箇山  
山

三

茫然不肯口林間有處卽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  
丹 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取瀉  
山

四

營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  
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住一切天魔掃地焚  
香

五

莫言普化祇顛狂真解作津梁驀然打箇筋斗直跳過羲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誠也是尋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歸依眾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  
永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  
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越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  
能智又能悲

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眾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  
三寶共扶持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七終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八

四言詩 古賦 樂章 上梁文 銘 讚

潭州新學詩 并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於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可勤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污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榱桷撤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

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况於閭里無實而琴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新田詩 并序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尙書比部郎中趙君尙寬之來問敝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

化而爲稌環唐背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饑我新屋趙侯劬之作  
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於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於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獵較詩 并序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

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  
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  
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以義之可否汙身貶  
道豫然以和眾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諉  
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人之怵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  
其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雲之祁祁荅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於淵苗之翹翹或槁於田雲之祁祁或雨  
於野有槁於田豈不自我蒼兮其濟其在西郊匪我爲之

我歌且謠蔚兮其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  
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  
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  
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  
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  
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厯山賦 并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於縣於州於轉運使不直提點  
刑獄命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厯山而賦之厯山在縣西

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峩峩兮予汝耕之孰汝疆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  
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  
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  
已矣兮來者爲誰

思歸賦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  
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熾風條條兮來去日翳翳  
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  
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爲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馳兮不得塊獨處兮  
咨嗟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親孰知  
予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予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尙冒  
養孰割兮方虧豈吾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信物默兮  
有制尙可侔兮內外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想思成神旣歆止有聞  
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

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仙聖之祠夙有神靈之  
宅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  
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  
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  
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  
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  
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  
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  
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

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素  
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  
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太宛  
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古干障滅烽開嶺徽萬艘  
輪賚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  
寶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

王尊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古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皇帝萬歲

蔣山鐘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鐘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

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與息維時東方未明白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六  
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璨公信心銘

沔彼有流載浮載沉爲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璨公所傳等觀初心

蔣山覺海元公眞讚

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自南自北弗句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惟食已寔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畫讚

梵天尙實厥乘孔雀雞知時語鈴戒沈濁躋身黃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眞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眞

覺不徧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

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八終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九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

三國八全卷三十一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

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

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

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况

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  
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  
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  
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  
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  
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  
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  
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  
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

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  
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  
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  
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  
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  
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  
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  
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  
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  
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

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

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

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

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也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

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

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



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

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

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  
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  
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  
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  
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  
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  
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  
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  
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  
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  
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

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  
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  
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  
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  
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  
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  
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  
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  
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  
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

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

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

三陽川全集卷三十九  
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禮之刑以待之乎

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

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旣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

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

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

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論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

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  
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  
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  
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  
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  
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  
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  
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  
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  
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  
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月輒遷之矣取之旣已

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  
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  
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  
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  
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  
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旣已不  
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任之又專而又一一  
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  
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  
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  
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

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爲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

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



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  
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  
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  
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  
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  
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  
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  
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  
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  
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  
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

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  
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  
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  
地大勢強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  
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  
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  
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爲不  
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不能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  
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

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

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

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  
位勑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  
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  
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  
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  
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  
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  
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  
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  
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  
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

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  
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筆之間非一日  
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  
以少畱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  
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  
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  
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  
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狄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  
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  
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  
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

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sub>以</sub>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

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

三國八全卷三十九  
天  
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

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

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  
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  
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  
曰用人准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  
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  
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依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  
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  
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  
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  
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誠行必窺閒乘殆而作則其至  
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  
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  
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  
於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  
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  
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  
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  
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  
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王臨川全集卷三十九終

王臨川全集卷四十

奏狀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  
 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眾難住京師比  
 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尚宜有辜幸蒙寬赦卽  
 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葬嫁奉養  
 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  
 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  
 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  
 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



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集賢校理狀四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賁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眾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臯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

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分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賫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取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臯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

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賫到勅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悉力以

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除以爲校理則再三干紊朝廷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爲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爲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職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爲苟舉而臣爲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

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四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曾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更不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爲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爲迫下不承不爲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爲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迫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聖慈俯察臣愚

特與追還所授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黽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爲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伏望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疏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選擢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爲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爲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敢也念臣異時得以敘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緣辭避職事而不爲朝廷所察今若又迫於敦喻黽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爲言臣亦何顏以立

於世蓋以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寧得辜而有不從  
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分守以辭其所不  
當得之寵榮必無方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  
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聖慈察臣如此早賜  
追還所授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  
辭讓便令受勅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敦喻誠惶誠恐  
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  
以微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  
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

終於託不得已以饗寵授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  
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遇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寧  
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為浮僞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  
伏望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  
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  
臣陷胷隕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  
眾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為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  
之實也度越眾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為廉讓知其  
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為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

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爲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眾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不姦利之人窺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辭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舉必不敢以身爲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聖恩深厚一至于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聖恩不卽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謫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絕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于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于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

王臨川集卷四十一  
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說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聖慈卽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顯况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寧獎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刳心自

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資在臣前尚有未蒙選者臣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詘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喪志以順命爲悅饗寵利者臣之醜行今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所不論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陞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勅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能無異眾人入館最爲日淺向叨選擢嘗已固辭幸蒙聖恩方賜聽許今同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尙多而又蒙誤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京師親老口眾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擧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

讓便令受勅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眾人故不敢度越眾人以養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聖恩不以臣言爲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尙多遽蒙聖恩有此除授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恩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伯石臣

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產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伏望聖恩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爲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尙多拔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而所除始

終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勘遷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恩踰理分度越眾人官謫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眾久住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嘗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聖慈哀臣懇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進越冒榮之舉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四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  
累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懇已具前奏螻  
蟻微誠未能上動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  
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  
允眾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  
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  
嚮蒙選擢卽自以行能無異眾人而不敢度越眾人受職  
幸蒙聽許纔及數月卽欲度越眾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  
此豈稱朝廷選擢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臯臣實無  
顏以處伏望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  
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便受勅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遲慢  
之臯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亦不敢上累朝廷蓋  
臣有冒榮失守之臯則朝廷亦有選授失人之謗因啓天  
下好利之士僞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  
懼也若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爲不失所守  
臣能不失所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  
隆寬廣裕以曲盡臣志謂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  
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  
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

終免於臯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爲遲當朝廷清明拔用賢  
儁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眾人誠  
以不敢度越眾人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隆寬盡下已  
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卽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  
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聖慈察臣所  
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三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旣除特授故官召  
令赴闕臯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卽  
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  
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  
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疚不任職事  
豈敢故爲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  
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  
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三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蠖  
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  
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擢備數從官  
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

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命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

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黽勉典當領路大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畱臺宮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鞠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覩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

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寘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冲深而能謀寬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眾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試其才必有績効不孤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陞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撫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爲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温州通判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陞擢繁難任使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宣令臣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內具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軍州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大使臣卽不見有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同舉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三班度

臣二員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蓋傳有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鎮巡檢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堪充邊上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不如舉狀臣甘當同舉其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節文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內殿崇班閻門祇候秦州古渭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鬪有

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舉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資敘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今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尙闕一員見訪求別狀舉次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